

鳶山

陳映真作品集 8 （隨筆卷）



陳映真

【小說】

我的弟弟康雄／唐倩的喜劇／
上班族的一日／萬商帝君／鈴璫花

【訪談】

思想的貧困／石破天驚

【隨筆】

鳶山

【序文及書評】

鞭子和提燈／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政論及批判】

中國結／西川滿與台灣文學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

【論陳映真】

愛情的故事／文學的思考者

陳映真作品集 8



鳶山

〔隨筆卷〕

-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高信疆
- ◎委員／姚一葦・尉天驄・葉石濤・王拓・詹宏志・李歐梵・鄭樹森
- ◎策劃／王拓
- ◎總校定／陳映真

陳映真作品集

出版緣起

從一九五〇年代末，在二十二歲時開始在同人文學雜誌《筆匯》發表小說以來，雖然產量不豐，陳映真不但是他那個世代的作家中一直沒有停過筆的少數文學家之一，他所創造的獨異的文字，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也已確立了一個卓著的地位。

在文學上，他纖緻、銳敏、憂悵和溫靄的感性；他那揉合了我國三〇年代新文學、日語和西語的特殊文體，和多情、細巧、蒼悵而又富於知性的語言；他隱秘著某種耽美、甚至頹廢的、清教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靈魂；他那於台灣戰後世代至為罕見的，恢豁的歷史和社會格局，使陳映真的藝術，卓然獨立。

在「冷戰・民族分裂」的歷史時代，三十年來，他呈現在無數訪談、議論、隨想和爭論中的思想，如今回顧，他一直孤單卻堅定地越過一整個世代對於現實視而不見的盲點，截穿橫行一世的捏造、歪曲和知性的荒廢，掀起日本批判、現代主義批判、鄉土文學論戰、第三世界文學論、中國結與台灣結爭論、台灣大眾消費社會論、依賴理論和冷戰・民族分裂時代論等一個又一個紛紜的爭議，在戰後台灣思想史上，文學家的陳映真成為備受爭議，無法忽視的存在。

文學和藝術的陳映真，與思想、知性的陳映真，其實是

444399/08

「異端・烏托邦主義」的陳映真在文學與思想上統一的表現。但是他的越來越廣泛的讀者中，陳映真文學的讀者，未必讀全他的評論文章；而陳映真論議文章的讀者，也未必注意到他的文學藝術作品。「陳映真作品集」，旨在多向度地呈現這多向度的陳映真的實體，使陳映真文學的讀者，從陳映真的議論文章中，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文學；也使陳映真思想的讀者，認識他「異端・烏托邦主義」的美學和人間的向度。

解除戒嚴體制，在「國際化」、「自由化」中；在「依賴・獨占化」的資本主義再編組裡，社會學意義的「現代國家機器」之形成，使台灣正面臨著中國民族分裂的永久化，和因「冷戰・內戰」歷史構造的融雪而激動起來的，中國民族團結與統一運動，展開了海峽兩岸的新的、激盪的現代史。在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換時代，陳映真的文學、思想與實踐，對於面臨新的學習、創造、反省與批判之挑戰的讀書界，「陳映真作品集」的公刊，是十分必要而且極有意義的。

陳映真作品集編輯會議

陳映真作品集

編輯體例

- 一、陳映真的文學，固然在戰後的台灣和中國文壇上佔有重要的席位，他三十年來表現在評論、訪談、隨想中的思想和知識，在戰後台灣「冷戰・民族分裂」的構造中，顯示了獨特的「異端・烏托邦」的性格。事實上，陳映真是以他的藝術和哲學，一貫地表現他的「異端・烏托邦」主義的。因此，「陳映真作品集」的編輯方針，是蒐集陳映真的作品、評論、訪談、隨想、論爭，以及別人對陳映真的訪談、評介、批評和批判，集結成一套書，來呈現一個多向度的文學家和評論家陳映真。
 - 二、文學作品的部份，是從縱的編年來編輯，從一九五九年的陳映真第一篇小說「麵攤」開始，一直到一九八七年的「趙南棟」，計三十四篇，分成五卷付梓，中間隔著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五年因政治事件投獄的七年空白，讀者可以依序看出陳映真文學的演變。
 - 三、陳映真的非小說類文字，則結合文章性質和編年來編纂。在文章類型上，我們分為「人訪陳映真」，收集海內外士林對陳映真的訪談記錄與文章；「陳映真訪人」，收集陳映真寫的採訪報告和陳映真對別人所做的訪談記錄和文章；「隨筆」，收集陳映真的隨想、隨筆；「自序和書評」，收集陳映真為自己的集子寫序和
-

爲別人的書寫的評論。卷末還附帶一些陳映真的影評；「序文」則收集陳映真爲別人的書所寫的序。「政論和批判」是收集特別在一九七五年以後陳映真寫得較多的政治、社會、文化、知識、思想方面的評議、爭論和批判文章。「陳映真論」則收集漢語和西語士林對陳映真文學的評論。而每一類型的文章，在各卷編輯上，是依編年順序來編纂的，有利於讀者追索陳映真思想發展的脈絡，對各向度集合起來的陳映真思想輪廓，有一個概括的理解。

四、三十年來，陳映真的小說和評論，分散發表在時序漫長、種類廣闊的各雜誌報刊上。有些刊物早已絕版、停刊，有些小刊物乏人注意，有些島外刊物，一般台灣讀者很難看到。加上陳映真本人一向沒有收集自己發表過的文章的習慣，收集整理起來，倍覺困難。陳映真的文學作品前後發表在《筆匯》、《文學季刊》、《文季》、《現代文學》、《幼獅文藝》、《雄獅美術》、《台灣文藝》、《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立晚報》副刊和《人間雜誌》以及香港的《好望角》與《四季》。陳映真的評論、隨想、論爭……發表的地方就太廣闊了：《劇場》、《文學季刊》、《雄獅美術》、《草原》、《夏潮》、《中華雜誌》、《美麗島》、《夏潮論壇》、《前進》、《鐘鼓樓》、《鼓聲》、《大地生活》、《蓬萊島》、《書評書目》、《天下》、《新書月刊》、《仙人掌》、《海峽》、《遠望》、《文星》、《聯合文學》和《人間雜誌》等等。報紙副刊則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自立晚報》副刊，在海外的刊物，則有：《抖擻》、《中報》、《信報》、《羅盤》、《九十年代》、《華僑日

報》、《亞洲周刊》、《南洋商報》等等。這些散見各年代、各報刊的文章，花費了一番苦心，收集相當齊全。

五、陳映真作品集，依文章的性質和形式，分成十五卷，作品集共計兩百萬言。

- 卷一 我的弟弟康雄（小說卷：一九五九～一九六四）
- 卷二 唐倩的喜劇（小說卷：一九六四～一九六七）
- 卷三 上班族的一日（小說卷：一九六七～一九七九）
- 卷四 萬商帝君（小說卷：一九八〇～一九八二）
- 卷五 鈴璫花（小說卷：一九八三～一九八七）
- 卷六 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
- 卷七 石破天驚（訪談卷：陳映真訪人）
- 卷八 鳶山（隨筆卷）
- 卷九 鞭子和提燈（自序及書評卷）
- 卷十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序文卷）
- 卷十一 中國結（政論及批判卷）
- 卷十二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政論及批判卷）
- 卷十三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政論及批判卷）
- 卷十四 愛情的故事（陳映真論卷）
- 卷十五 文學的思考者（陳映真論卷）

六、小說卷五冊，訪談卷兩冊，各有四至八頁陳映真活動及工作照片和手稿。

七、每卷作品集，皆附姚一葦先生總序外，各文類別卷前，再附卷序，計有

- 小說卷，葉石濤先生序（「論陳映真小說的三個階段」）。
- 訪談卷，南方朔先生序（「最後的烏托邦主義者」）。

- 隨筆卷，蔣勳先生序（「求真若渴・愛人如己」）。
 - 自序及書評卷，尉天驄先生序（「三十年來的夥伴，三十年來的探索」）。
 - 序文卷，詹宏志先生序（「理想論者的思想與歷史觀——札記陳映真的文學評論」）。
 - 政論及批判卷，王曉波先生序。
 - 陳映真論卷，李歐梵先生序。
- 八、陳映真作品集，除經編輯小組歷時將近一年的編輯、校訂外，還經過陳映真本人做了全面的校訂、增刪和潤修，是當前陳映真文學和評論最準確和權威的版本。
- 九、小說卷後，附陳映真寫作年表。

銘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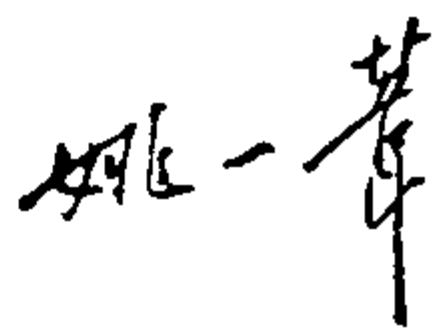
陳映真作品集的結集出版，得力於許許多多的文化界朋友寶貴的協助，特別銘記於此，表示深切感謝。

在策劃、構想上，高信疆先生、詹宏志先生、蕭錦綿女士貢獻了很多珍貴的意見。在文章收集和資料提供上，尉天驄先生、王曉波先生、施善繼和曾淑霞夫婦、季季女士、鍾喬先生、杜繼平先生、廖爲民先生、官鴻志先生、李疾先生、王墨林先生、藍博洲先生、陸之峻先生、康錦卿女士、余祖吉先生、陳信元先生、呂昱先生、陳世昌先生、李翠瑩小姐都提供了辛勞的蒐集、查證、比對、影印等工作。人間雜誌的蔡明德、鍾俊陞、李文吉提供了一部份照片。

在裝幀設計上，著名平面設計家李男先生做出特別費心的創作，使這套書呈現出獨特的風格。陳金吉先生的書法和金石，也使這套書的設計增色良多。

陳映真作品集編輯會議

總序



許多年來，我總想寫一篇討論陳映真的文章，幾次拿起筆來，都沒有寫成。今天我檢閱舊稿，發現一張發黃的稿紙，這樣寫着：

陳映真發表的小說，數量雖然不多，但却是台灣當代的重要作家。他是真正台灣的土生土長，足跡未曾踏出國門一步；他的精通英、日語文和西方的學識，純粹得自他的天賦與努力。他的傳統性身世和經歷，甚至一度對文學的排斥，小說的寫作變成一種無可奈何下心靈的發洩；他對問題的探求，對知識的渴望和執着，在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一點一滴地搜求與思索。然而在另一方面卻是一個典型的藝術家——甚至一個典型的中國文人：熱情洋溢，靈心善感，坦率真誠的個性，充滿了空想和幻想。自前者言，他是反文學的，認為文學虛幻而不切實際；自後者言，他是文學的，他具備一個文學家的一切性格。因此形成他理性與感性間的矛盾。

這段話，我想不起是那年寫下的，也許是他入獄的期間，也許是他出獄後不久；為什麼沒有寫下去，亦已不復記憶。當然，今日的陳映真已非上述的那樣，他已是中外知名的作家，足跡遍及世界；他已有多方面的成就，作品不再限於小說；他發表過大量有關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學方面的批評，都是針對當前的現實，作了犀利而深刻的探討；他創辦《人間》雜誌，以圖片與文字雙重媒體，揭示社會真相

和發掘問題，兩年以來，影響普遍而深遠。但是我依然將這段舊稿一字不易抄錄下來，因為在我看來，仍然代表了我所了解的陳映真。

我們相識將近三十年。我記得一九五九年，在《筆匯》革新號第五期，讀到一篇以陳善之名發表的小說「麵攤」，引起我的注意。這篇小說的故事非常單薄；一對夫婦帶着咯血的孩子，從苗栗來到台北，爲了生存，經營起流動的麵攤；一個最平凡的人平凡困境。像這樣的題材，在三十年代我國小說中讀得多了，但是在這篇作品裏，在他所描寫的困境中，不是粗魯的、浮面的感情，而是在那痛苦的裏面，有一股溫馨的、深沈的人間愛。而尤其吸引我的，是他文字；我不是說他的文字有何巧妙，如何靈活，而是有一種難以言傳的魅力。像這篇小說的結束：

「……星星。」他脆弱地說。他看見爸爸拋出去的烟蒂在暗夜劃着血紅的弧，撒了一地的火花之後便熄滅下去了。夜霧更加濃厚，孩子吸着涼涼的風，使他記起喫冰的感覺。（——媽媽，我要喫冰。）然而他終於只動了嘴唇，沒有說出什麼來。或許他是太倦了罷。

孩子在媽媽軟軟的胸懷和冰涼的肌膚裡睡着了。至於他是否夢見那顆橙紅橙紅的早星，我是不能料想的。但是你可以傾聽那攤車似又拐了一個彎，而且漸去漸遠了。

——格登格登格登……。

這樣的文字，今天讀來仍然有它的韻味。

不久，我得知陳善乃是陳永善的筆名，那時候他還在淡江文理學院唸書。我們立即熟稔起來，而且一同成爲《筆匯》

雜誌的同仁。茲後他發表了許多篇小說，但都是以化名出現。我們知道，一般寫作的人總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唯恐其名不彰；而陳映真則是儘可能隱瞞，唯恐別人知道。（雖然此種隱瞞是不可能的，他那獨特的風格，行家一望便知。）這種心理，事實上並不奇怪，那就是他不希望成爲一個小說家。就像我國傳統說部的作者，無不以假託、偽造，各種化名的方式，以掩飾真相一樣，這一點我能了解，因爲我也有過這一段期間，不要成爲一個所謂的文人。結果我們有共同的遭遇。

我們很快就成爲好友，雖然我年長他十五歲。而我這人交友是從來不問年齡的，凡是談得來的都是朋友。他常常將未發表的原稿給我看，讓我先睹爲快。讓我感染一個年輕人的活力；他那充溢於作品中的人間愛；以及愛的背後的那深沈的悵鬱；亙古不化的憂愁，宛如山的重壓。

其後《筆匯》停刊，我於一九六二年加入《現代文學》，擔任該刊顧問，並實際承擔編輯的工作。在我編輯的期間，極力向陳映真拉稿，他的許多作品，如「將軍族」、「文書」、「淒慘的無言的嘴」、「一綠色之候鳥」等先後在該刊出現，於是陳映真之名，不脛而走。

當我讀到「將軍族」的原稿時，着實嚇了一跳。陳映真在他寫作的道路上，跨出了巨大的一步。這本來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但在這個故事的結束處，出人意料地，在他們死亡之前竟是如此的「歡樂」：

他們於是站了起來，沿著坡堤向深處走去。過不一會，他吹起「王者進行曲」，吹得興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搖晃。伊大聲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揮舞

着銀色的指揮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輕的農夫和村童們在田野裏向他們招手，向他們歡呼着。兩三隻的狗，也在四處吠了起來。太陽斜了的時候，他們的歡樂影子在長長的坡堤的那邊消失了。

陳映真在此，將他過去或多或少存在過的傷感調子一掃而空。這雖是兩個極其卑微而渺小的人物，但他們死亡就如兩個大將軍。他們在面對死亡時，能夠嘲笑它，蔑視它；他們沒有被打敗，更沒有向任何可怕、威脅人類生存的勢力屈服；自精神上言，他們是勝利者！這樣的心胸和氣度，是希臘的悲劇精神，在現代小說中極其罕見的。

後來，我們又由《現代文學》轉移到《文學季刊》，在這段期間，他又發表了「最後的夏日」、「唐倩的喜劇」、「第一件差事」、「六月裏的玫瑰花」等小說，題材越來越寬，嘲諷的意味越來越濃，社會的意義也越來越深刻，但他自己卻越來越不快樂，也越來越討厭他自己，這正是他以許南村的筆名，在批評他自己作品中所說的。

陳映真小說中的小知識分子，便是懷着這種無救贖的、自我破滅的慘苦的悲哀，逼視着新的歷史時期的黎明。在一個歷史底轉形期，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唯一救贖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實踐行程中，艱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們無限依戀的舊世界作毅然的袂絕，從而投入一個更新的時代。

於是他入了獄。

當我再見到陳映真時，已是七年之後（他在外島的監獄中渡過了七年的歲月）。他還是從前的陳映真，彷彿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暗自感謝上蒼，讓他完完整整的保

存了下來；不，使他變得更成熟，更健康，更有活力；而且磨去了他的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不久，他又拾起了這枝筆，寫出了《華盛頓大樓》，包含「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雲」和「萬商帝君」幾篇。所描寫的不再是市鎮小知識份子，而是一個屬於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企業進入到我們生存空間時，帶給我們的影響，無與倫比；不僅是生活的改變，而是整個兒的想法、觀念、行為和生存方式的劇變。他企圖揭示掩飾在那美麗外衣內的猙獰本質，大眾傳播媒體的麻木與無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騙、被傷害之後的覺醒。當我讀到「雲」的這段話時：

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幟着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在宿舍二樓、在裝配部樓頂，在電腦部的騎樓上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地搖動着，彷彿一陣急雨之後，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

被感動得熱淚盈眶。

當然，像這樣的小說，便不是憑個人的感性所能寫成的，這裡包含大量經濟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對跨國公司的組織結構、管理體系、行銷手段、術語行規等，得有充分的認識。陳映真在這方面真正的下了功夫。他的用心是大的；他不再反映個人的問題，他要描盡整個時代。

大約三年前，他告訴我他要創辦一個攝影雜誌。誰都知道攝影雜誌是不容易辦的，因為印刷必須精美，紙張必要厚實，非高成本莫辦；而我知道他是一個窮人。但是他典了房

子，把它辦了起來，並命名為《人間》。他在發刊詞裡說出它的宗旨：

他們盼望透過《人間》，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熱絡起來；使彼此冷漠的社會，重新互相關懷；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塵封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和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也可以說是一篇當代的人道主義宣言。

這份雜誌立即引起了社會的重視，自充斥於坊間的俊男美女、色情泛濫、現代神話的各色各樣的刊物中，脫穎而出。當然這段期間，他是忙碌的，而忙碌之中，他的文章卻源源不絕出現。其間最重要的一篇，則是「趙南棟」。

這篇小說，就像是李伯大夢，當趙慶雲、葉春美從長期的監禁中回來，卻是走進到一個陌生的、不可知的世界。正是葉春美所慨歎的：

哦！這樣的事，這樣的人，這樣的時代，於現在的社會，怕是比任何奇怪的古譚還要不可思議，還要無從置信吧。

這所有的時候正是我所經歷過的，當我讀完這篇小說時，不僅勾起了我的古老的記憶和悲傷；或許還常有幾分妒嫉吧；像這樣史詩性的題材，竟然被一個小我十多歲的人寫出來！

以上所述，只限於小說，實際上陳映真還寫了其他東西，如本作品集所收，包含論述、批評、隨筆、訪談等多樣性文學。這些文學亦有其獨特風格。陳映真是雄辯的，不管

所涉及的問題是如何的巨大，如何的嚴肅，他都能說得娓娓動聽。但是在我看來，他所寫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說，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現的方式。小說是內蘊的，含蓄的，潛移默化的，是屬於藝術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則是說理的、明示的，訴之於吾人思考的邏輯的形式；因此論理是他小說的延伸，小說是他理論的變形。因為陳映真正是這樣一位真誠的作家；他是入世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只有在他對現實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為時，才發而為文；他可以採取小說的形式，也可以採取其他的形式。

即使如此，但是就我所了解的陳映真言，我仍然堅持我的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因為上天賦與他一顆心靈，使他善感，能體會別人難以體會的；上天又賦與他一雙眼睛，能透視事物的內在，見人之所未見；上天復賦予他一枝筆，揮灑自如，化腐朽為神奇。因此我敢於預言，當時代變遷，他的其他的文字有可能漸漸為人遺忘，但是他的小說將會永遠留存在這個世界！這就是藝術奇妙的地方。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於興隆山莊